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续编



兰州大学出版社

K242/24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续编

郑炳林 主编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656276

兰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续编 / 郑炳林主编. — 兰州：
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
ISBN 7 - 311 - 02194 - 4

I . 敦... II . 郑... III . 地方政府—研究—敦煌县
—唐代 IV . K294. 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52312 号

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续编

郑炳林 主编

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市天水路 308 号 电话：8617156 邮政编码：730000

E - mail: press@onbook.com.cn

[http:// www.onbook.com.cn](http://www.onbook.com.cn)

甘肃省委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21.2

2003 年 7 月第 1 版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504 千字 印数：1—1000 册

ISBN7-311-02194-4 定价：58.00 元

序

自从敦煌文献发现以来,敦煌归义军历史就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老一代学者如罗振玉、姜亮夫、唐长孺、劳干、苏莹辉等都进行过这方面的研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敦煌学研究的兴起,敦煌归义军史再次掀起一个新的研究热潮,凡是从事敦煌学研究的人,都要或多或少地对归义军的历史有所研究,出现了一大批研究成果。由于敦煌文献资料刊布的不足,因此这些研究所受制约也很大。到九十年代,由于《英藏敦煌文献》、《俄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相继出版,加之国内如上海、北京、天津、甘肃、浙江等地所藏敦煌文献的刊布,一大批珍贵的文献资料展现在学者面前,重新对敦煌归义军历史进行全面研究显得很有必要。1996年,由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助兰州大学敦煌研究所承担的“唐五代宋初敦煌归义军史研究”九五重点课题立项。我们针对学术界研究成果和自身优势,对敦煌归义军历史分政治关系、职官制度、区域经济、民族关系、宗教文化等专题进行研究。1997年出版的《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是我们的第一批研究成果,今天展现在学术界面前的《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续编》是我们的第二批研究成果。今后敦煌归义军历史仍然是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的重点,我们还将出版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的三编、四编,特别是在归义军政治、官制、经济、宗教文化等方面出版专著,但是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们将告一段落。经过六、七年时间的研究,项目带人,一批敦煌学专题研究人才随着研究成果脱颖而出,这本研究成果中很多部分就是他们承担部分的研究的结果。

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是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多年来的研

究重点,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在政治关系上,我们就张氏家族在吐蕃时期的任职情况作了研究,认为吐蕃时期张议潮父亲张谦逸出任大都督之职,实力强大,所以能够很顺利地推翻吐蕃在敦煌及河西的统治;同时还就《张议潮处置凉州进表》拼接缀合并张议潮对凉州的管理进行探讨,对张淮深西桐之战的时间、地点、对象进行研究,对曹议金的族属和曹氏归义军政权的性质进行考证,特别是关于曹议金的族属是居住在敦煌地区粟特人的后裔这一结论,对归义军历史研究影响甚大;同时我们还就归义军政权与粟特人的关系、归义军政权的婚姻关系、归义军政权与佛教教团的关系进行多方探讨,部分研究成果将在近期与学术界见面。在区域经济与历史地理研究上,首先我们对归义军政权的管辖范围及其疆域演变、政区制度和乡里制度的变化、村庄聚落的分布、畜牧业区域、种植林业、河流水道流向变迁等问题作详细的探讨;其次对敦煌地区的经济如晚唐五代敦煌的贸易市场外来商品及其物价、商品交换中的等价物、手工业状况、园圃经济、棉花种植和瓜果种植等进行了详细考证,这些研究从一个新的角度切入,搞清楚敦煌历史上一些重大经济问题。在职官制度上,通过收集敦煌石窟和文献资料中的职官题衔,并结合传世典籍,对归义军政权中所见机构及其职官都进行了考证研究,解决了晚唐五代藩镇职官制度问题,应当说这是目前关于敦煌归义军职官制度最全面与彻底的探讨,得到敦煌学界的普遍认可。另外我们还就晚唐五代敦煌妇女问题、饮食文化等领域做了大量工作,这些研究成果将在最近出版的《归义军时期敦煌妇女社会生活研究》和《晚唐五代敦煌饮食文化研究》二书集中展现。在民族研究上,我们针对晚唐五代敦煌居民中的龙家、达怛、吐蕃、吐谷浑、回鹘等作多方研究,如关于归义军时期敦煌吐蕃居民、粟特人居民与聚落、吐谷浑部落、罗氏和翟氏家族的族源研究,特别是关于敦煌粟特人研究最为集中,尽管这些研究还有很大再探讨的余地,从目前学术界的研究趋向和结

果来说,基本上与我们的看法相吻合。晚唐五代归义军时期的敦煌佛教,是我们现在正在展开的研究领域,2002年我申请的美国学术基金会中美合作项目“中古敦煌寺庙文化”就是这一研究领域的先期研究工作,就晚唐五代敦煌各个寺院的藏经及其管理机构、佛教教团的清规和科罚制度等方面作了探讨,今后我们还将这些研究工作继续进行下去。

作为项目承担单位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从1979年至今,经历几次大的转折时期:第一次从1979年建立敦煌学研究小组到1983年成立敦煌学研究室,在学校的 support 下筹建专业资料室,创办了敦煌学专业期刊《敦煌学辑刊》,建立敦煌学硕士学位授权点,精兵强将集中于敦煌学研究室,奠定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的基础和地位。第二次是从1985年到1989年,1985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在兰州大学建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兰州大学资料中心,1986年通过教育部申请到美国基督教亚洲高等教育基金会的资助,充实了敦煌学研究的资料,保证了《敦煌学辑刊》出版等正常运转,使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获得平稳发展。1995年以来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再次逢到新的发展机遇,学校在人员配备、经费支持上给予大力倾斜,加大兰州大学的发展速度。特别是1998年以来发展速度最快,1998年敦煌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建立,1999年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开始重点建设。从1998年到目前,学校投入各种建设经费230万元,教育部投入经费90万元,申请各类科研项目和会议费以及国际资助达60多万元。到目前为止,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无论从硬件还是软件上来说,都跃居到一个新的层次。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的发展,第一得力于全国敦煌学界的鼎力支持,第二得到了兰州大学的大力支持,第三依靠兰州大学与敦煌研究院的联合共建。

兰州大学与敦煌研究院联合共建的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经过三年多的建设和发展,在科学的研究、人才培养、资料建设、国际交流等方面都取得很大的发展,并逐步发挥其优势。

对外学术交流上我们采取四种渠道:第一,举办学术会议交流。2000年结合敦煌藏经洞发现100周年,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举办了“海峡两岸敦煌学丝绸之路学术考察活动”,参加这次活动的台湾地区代表40余人,大陆代表15人。2001年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与美国密西根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台湾南华大学联合举办了“敦煌佛教艺术与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在兰州大学进行,其中台湾地区代表和国外代表60多人,会后部分代表参观考察了丝绸之路河西走廊段与青海,并出版了《敦煌佛教艺术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2年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同天水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庆阳师范专科学校联合举办了“麦积山石窟艺术与丝绸之路佛教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参加会议代表120人,其中国外和台湾地区代表40人,会后参观考察了甘肃东部地区佛教遗迹如大像山石窟、麦积山石窟、北石窟、南石窟和王母宫石窟等,会后结集出版《麦积山石窟艺术与丝绸之路佛教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3年我们将与中国国家图书馆联合举办“纪念王重民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暨敦煌写本文献研究、遗书修复、数字化技术国际研讨会”。由于“非典”影响,原本在今夏由我们组织的“台湾地区大学师生丝绸之路学术参访团考察活动”被延期到明年进行。第二,参加各种国际学术研讨会和学术访问,近三年来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先后有王冀青、郑炳林、杜斗成等前往英国、美国、新加波和港台地区参加学术会议及访学。第三,申请国外及港台地区的各种基金项目,联合进行学术研究,申请的项目和资助有郑炳林教授承担的美国学术基金会资助项目“中古敦煌寺庙文化”,王冀青教授承担的英国国家图书馆国际敦煌学项目“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研究”,冯培红副教授承担的日本笠川良一基金会资助项目“敦煌石窟与西部旅游业发展关系研究”等,另

外我们还从日本朝日新闻社得到日本敦煌学研修生项目,这些国际合作研究促进了兰州大学敦煌研究所的对外交流。第四,开展国际间的联合共建,我们将与美国密西根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在学术交流、人才培养、合作研究上进行全面的合作,这样既开拓了我们的视野,培养了我们的研究人才,也将提高我们的整体研究水平。

在图书资料建设上,我们根据敦煌学学科的特点和实际情况,把资料建设放在重点的位置进行建设,三年中敦煌学专业资料中心的资料增加将近3倍,投入经费总共60万元左右,购买齐全的敦煌学研究资料,如俄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西域文献、英藏敦煌文献、永乐北藏、四库全书等大型图书及其他敦煌学研究图书;其次我们还利用各种办法购置一批日文版图书和台湾地区出版的敦煌学图书。在采购图书中我们采取集中购买与零星购买相结合、个人购买与集体购买相结合等方法,力图在资料购置上做到齐全,为敦煌学基地的学术研究和出产一流的研究成果提供必要的研究条件。在对已经绝版和无法购买到的图书,我们采取复印等办法尽可能收集到这部分研究资料。在购置资料上,可以说我们是不计成本不计代价地集中资金购买敦煌研究必须的研究资料。由于敦煌学研究资料的优先建设,使资料在学术研究和信息咨询服务中发挥很大的作用。第一,服务于敦煌基地的人才培养,主要是博士生、硕士生的培养;第二,对基地重大研究课题完成提供服务;第三,为兰州地区及全国敦煌学专家的敦煌研究提供服务;第四,为国外敦煌学研究人才培养和专家的学术研究提供一流的服务,使更多的人来关心敦煌学、研究敦煌学,共同促进敦煌事业的发展。

在人才培养上,逐渐培养了一批高质量的敦煌学研究人才。兰州大学敦煌学博士学位授权点是兰州大学与敦煌研究院联合申报并共建的全国惟一一个敦煌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因此在博士生导师的遴选上、博士生研究生的管理培养上,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一

套与其他单位不同的培养模式,这种模式在实践中充分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最好的模式。敦煌研究院是中国乃至国际上著名的佛教石窟艺术研究单位,集中一大批石窟艺术研究专家,兰州大学在敦煌文献和敦煌西域历史的研究上有很大优势,双方联合共建之后优势互补,为了将这一优势体现在敦煌学人才的培养上,使研究生在文献史地和佛教艺术的学习研究上得到全面培养。我们采取交互式的双导师制,这样既方便在兰州大学管理也同时方便在研究院学习考察与指导教学,便于在以后的研究中利用敦煌石窟艺术资料,特别是在石窟艺术与敦煌文献的结合研究上,能够发挥更大的优势。如 2002 届敦煌学专业博士生殷光明的学位论文《敦煌壁画艺术与中国传统文化》与 2003 届博士生徐晓丽的学位论文《归义军时期敦煌妇女的社会生活研究》、高启安的学位论文《敦煌饮食文化研究》就把石窟资料与文献资料结合起来,没有文献资料和石窟资料的结合,这些论文是无法完成的。在 2002 年兰州大学首届博士生创新人才奖的评选中,经过严格的评选,全校只有两位博士生获此荣誉,敦煌学专业博士生冯培红获得这项特殊荣誉,这是对敦煌学研究所培养人才的肯定。

在科学研究上,敦煌文献整理研究是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的传统与优势,在建立基地以前曾对地理文书、碑铭赞、解梦书、五台山文献、十王经等敦煌文献作过整理和研究,出版了相关的专题研究论著及《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等。基地建立之后,我们在以前的基础上进一步全面开展对海内外所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通过承担基地重大项目“俄藏敦煌文献非佛经整理研究”,对俄藏敦煌历史文献开始全面整理研究,在这一课题主要作了两方面的工作:第一,对俄藏敦煌文献第一册至第十二册进行了辑录,其中第十一册录文将在《敦煌学辑刊》2003 年第 2 期上先期发表;第二,对一些重要文献进行考证研究,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如对部分文书的定名定名和拼接缀

合,《俄藏敦煌文献新集文词九经抄写本缀合研究》将定名错误或者没有定名的八个残卷拼接在一起,《俄藏义净西方记残卷研究》的定名研究将沉积千年的古籍展现在学术界的面前,得到学术界重视。在专题文献的整理研究上,我们将在近期出版《敦煌占卜文献整理研究》系列研究成果及《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敦煌饮食文化研究》等;在敦煌学史档案的整理研究上,王冀青教授承担基地重大项目“英国藏斯坦因敦煌考古档案文献整理与研究”即将完成出版。今后我们将与学术界同仁一起,将向敦煌学研究的深层次奋进。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的发展离不开学术界的合作与支持,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是中国敦煌吐鲁番学界的重点研究基地,我们将在基地学术委员会的指导下和全体敦煌学界专家学者的帮助和支持下做好基地建设工作,把它建设成为名副其实的一流的学术研究机构,并为敦煌学界提供力所能及的学术服务。

郑炳林

2003年6月10日

目 录

序	郑炳林(1)
晚唐五代归义军疆域演变研究	郑炳林(1)
晚唐五代归义军行政区划制度研究	郑炳林(33)
归义军时期敦煌县诸乡置废申论	冯培红(65)
晚唐五代敦煌村庄聚落辑考	郑炳林(75)
论晚唐敦煌文士张球即张景球	郑炳林(117)
归义军时期敦煌文书中之“太子”探微	沙武田 赵晓星(130)
曹议金与甘州回鹘天公主结亲时间考 ——以 P. 2915 卷为中心	徐晓丽(147)
敦煌曹氏族属与曹氏归义军政权	冯培红(163)
P. 3249v《军籍残卷》与归义军初期的僧兵武装	冯培红(190)
二十世纪敦煌吐鲁番官制研究回顾	冯培红(202)
敦煌文献中的职官史料与唐五代藩镇官制研究	冯培红(221)
唐五代归义军节院与节院军使略考	冯培红(238)
唐五代敦煌的营田与营田使考	冯培红(245)
唐五代敦煌的河渠水利与水司管理机构初探	冯培红(263)
唐五代归义军军资库司初探	冯培红(293)
客司与归义军的外交活动	冯培红(307)
唐五代敦煌地区的酒行、酒户和酒司	冯培红(326)
唐五代敦煌官府宴设机构考略	冯培红(339)

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种植棉花研究.....	郑炳林(360)
敦煌西域出土回鹘文文献所载 qunbu 与汉文文献 所见官布研究.....	郑炳林(381)
晚唐五代敦煌贸易市场的外来商品辑考.....	郑炳林(395)
晚唐五代敦煌贸易市场的等价物.....	郑炳林(425)
《康秀华写经施入疏》与《炫和尚货卖胡粉历》研究	郑炳林(444)
归义军与辽及甘州回鹘关系考.....	陆庆夫(465)
金山国与甘州回鹘关系考论.....	陆庆夫(476)
归义军晚期的回鹘化与沙州回鹘政权.....	陆庆夫(492)
唐宋之际的凉州吐蕃.....	陆庆夫(505)
党项的崛起与对河西的争夺.....	陆庆夫(517)
晚唐五代敦煌佛教转向人间化的特点.....	郑炳林(533)
北京图书馆藏《吴和尚经论目录》有关问题研究.....	郑炳林(557)
晚唐五代宋初敦煌文书所见都师考.....	郑炳林(578)
敦煌写本 D.06062《归义军时期〈大般若经〉抄写 纸历》及其相关问题考释	王兰平(586)
归义军时期敦煌与周边地区之间的僧使交往.....	冯培红(604)
回鹘天公主与敦煌佛教.....	徐晓丽(621)
曹氏归义军时期敦煌石窟艺术程式化表现小议	沙武田 魏迎春(634)
莫高窟第 98 窟及其对曹氏归义军时期大窟营建 之影响.....	沙武田(642)
关于莫高窟第 130 窟窟前殿堂建筑遗址的时代问题 ——兼及“藏经洞”封闭的年代关系.....	沙武田(663)

晚唐五代归义军疆域演变研究

郑炳林

归义军是晚唐五代宋初在中国西北以敦煌为中心建立的区域性政权。自唐大中二年张议潮驱逐吐蕃统治者收复敦煌(大中五年唐朝授张议潮为归义军节度使),到北宋皇祐年间曹贤顺领归义军事,前后两百余年时间,归义军政权前后可分为三个时期:张氏归义军政权,从张议潮初建归义军政权,东收甘、肃、凉州,西取伊州,统有六州之地;咸通八年张议潮入朝,侄张淮深代主归义军军事,西部伊州丢失,东部甘州回鹘兴起,辖区逐渐缩小,历张淮鼎、索勋及李氏时期,归义军疆土无大改观。张承奉西汉金山国时期,张承奉乃张淮鼎之子、张议潮之孙,在李氏扶持下上台,895年前后清除了李氏兄弟,并在对伊州回鹘、石城仲云等的战争中稍有起色,即于后梁时建立西汉金山国,自称金山国白衣帝,后在甘州回鹘军事压力之下,疆域东部不越金河,仅保瓜沙二州八镇之地。曹氏归义军政权,914年前后曹议金代张承奉而重新建立归义军政权,内部以保境安民为主,对外以友好睦邻为宗,娶甘州回鹘天公主为妻,虽与甘州回鹘两度发生战争,但疆域无大发展,到其子曹元德、曹元深、曹元忠时大的战争不见发生,直至灭亡。归义军的政区制度,在继承唐后期藩镇、州、县三级制的基础上,又进行了适应归义军四边六蕃围这一状况的变革,作为县级政区的军事建制的镇普遍设立,有县的地方都有镇的建制。关于归义军的政治、军事、经济、民族宗教等,都已有了较深的研究,有许多重大的历史问

题都已得到了解决,又有许多重大的发现,这一系列研究并随着敦煌文书大量整理出版,对于归义军疆域政区研究十分有利。但是,到目前为止,无论是敦煌学界还是历史地理学界,都没有对这一个问题进行必要的研究和探讨。《中国历史地图集》也未标出归义军疆域政区,这也是谭先生生前未竟事业,今天我们来研究这个问题,作为对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的悼念。本文准备从疆域方面进行研究,不足之处,谨请专家学者斧正。

一、影响归义军疆域变化的地理条件

归义军疆域主要以河西走廊为主,包括哈密地区,形成了东西狭长、南北窄短的疆域特征,这种疆域地理形状特征完全取决于自然的地理因素,自然地貌对归义军政权疆域政区乃至政治、对外关系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河西走廊的南部是祁连山,西接阿尔金山,东接乌鞘岭,山上常年积雪,只有少数几个山口可以穿过。形成横卧在柴达木盆地、青藏高原与河西走廊南垣之间的天然屏障,成为河西走廊农业区与青藏高原畜牧业经济区的分界线。《元和郡县图志》卷 40“凉州条”称:河西“地势西北邪出,在南山之间,隔绝西羌、西域,于时号为断匈奴右臂。”又曰:“姑臧南山,一名雪山,在县南二百三十里。”甘州南有祁连山、焉支山、雪山,“雪山,在县南一百多里,多材木箭竿。”瓜州南有“雪山,在县南一百六十里,积雪夏不消。东南九十里,南连吐浑界。”《太平寰宇记》卷 152 陇右道三凉州条记载“姑臧南山,一名雪山,无冬夏,多积雪,故曰雪山。”“白岭山在(昌松)县西南,山顶冬夏积雪,望之若皓然,乃谓白岭山,寒气异于余处,深冬绝人行路,鸟飞不下。”《大明一统志》卷 37 陕西行都指挥使:“姑臧南山,白岭山与之同。”又“昆仑山,在肃州卫城西南二百五十里,南与甘州山连,其颠峻极,经夏积雪不消,世呼雪山。”而敦

煌西南之金鞍山，亦积雪皑皑，经夏不消。多数山脉不可翻越，只有大斗拔谷及阿尔金山口两条道路可达青海地区，隋炀帝征吐谷浑就从这两处运兵进入青海地区。因此从汉代起，河西走廊与青海柴达木盆地就是两个地理单元，隋炀帝打败吐谷浑建立河源、西海、且末、鄯善四郡，版图包括了柴达木并达到其南缘，亦未将这两个地区一体化。祁连山之南是畜牧经济区，是少数民族居住地区，隋亡后青海失之吐谷浑就是明证。五凉时期河西建立了许多政权，除前凉占湟河地区外，尔后都没有建立跨越祁连山南北的政权。南凉多次出兵征后凉，北凉多次出兵打南凉，然都不能据有其地，不是别的原因，乃地势所致。祁连山山脉自古至今都是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在河西走廊南部有许多高山河谷地带，自古至今都是放牧场所。故《元和郡县图志》卷 40 甘州条称“祁连山，在（张掖）县西南二百里，张掖、酒泉二界上，美水茂草，山中冬温夏凉，宜放牧，牛羊充肥，乳酪浓好，夏泻酥不用器物，置于草上不解散，作酥特好，一斛酪得十余酥。”“焉支山，一名删丹山，故以名县。山在县南五十里，东西一百余里，南北二十里，水草茂美，与祁连山同。”在祁连山山脉之间形成许多美丽的纵谷，雪水下融，在这些纵谷之间流贯着甘泉水、都河、张掖河、金河、横水、谷水等，在流域的河谷地带为畜牧提供了适宜的河谷牧场。这里自古以来就生活着游牧民族，有羌、胡、吐谷浑、吐蕃、南山等少数民族，与走廊盆地绿洲形成了明显的差异。^[1]

在河西走廊北部是低山与沙漠戈壁相间，据 S. 529《定州开元寺归文启》称“昨于五月二十三日已达灵州，妆将缘身之衣物，买得驼两头，准备西登碛路，此后由恐平沙万里，云峤千寻，鱼鸟希逢，归文罕遇，切望相对度日，以道为怀。”^[2]是叙述腾格里沙漠。据《元和郡县图志》卷 40 张掖县西北有合黎山，东北有甘峻山，玉门县北有独登山、北山山地和龙首山。成为北部屏障，与北部蒙古草原经济区域形成天然分界线。

河西走廊并不是浑然一体的一块绿洲，而是为戈壁草场间隔成为几块绿洲，分为石洋河、张掖河、疏勒河三个大的绿洲，农业居民主要分布在这些绿洲地带。由于走廊的地理特征对河西历史地理产生了很大影响，汉代的河西四郡，唐代的河西五州，基本上都以每个块状绿洲为一个地理单元。十六国河西建立的前、后、北、西凉四个区域性政权，其疆域发展也深受这种地理特征的影响。

河西走廊东西狭长、南北窄短，制约了唐五代归义军辖区的发展变化，辖区也呈南北稳定而东西波动，冲突主要在东西两个方面。张议潮收复河西诸州，首先收复疏勒河流域，其次是张掖河流域，后期的疆域也是从东西两头丧失，辖区最后退缩至疏勒河流域，仅保瓜、沙二州之地。

二、张议潮任归义军节度使时辖区的发展

张议潮，其先南阳白水人。^[3]父张谦逸，吐蕃时任“敦煌郡大都督赐紫金鱼袋并万户侯，其公则威光奕奕，皎似珠星，精彩岩岩，净如冰雪。授赐南朝，拜谢重恩，腾星进路，德奉天庭，承恩回还，暗色来侵，不遑本郡。”^[4] P. 3556《张氏墓志铭序》：“高祖谦逸，赠工部尚书，高踪出俗，劲节超时，誉满公卿，笑看荣辱。属以羯胡屯集，陇右陷腥俗之风，国耻邦危，尘外伴逍遥之客。”^[5]都督夫人安氏，乃居住敦煌的粟特人安氏，吐蕃时有安都督，亦出自其家庭。故张议潮父辈依靠姻亲与九姓胡人建立了政治联盟。兄议潭，娶妻索氏，而佛教教团教授索崇恩，侄都督索琪，崇恩母乃都部落使阎英达之姑。^[6]议潮娶妻宋氏，嫁女李、索等，^[7]是张氏以联姻方式同敦煌大姓索氏、阎氏、宋氏、李氏等建立了政治军事联盟关系，积蓄力量，准备起事。

大中二年，张议潮趁吐蕃内乱，起兵赶走吐蕃驻敦煌行政军事长官节儿，并出兵夺取吐蕃瓜州节度使治所晋昌。S. 6161、S.

3329、S. 6973、P. 2762、S. 11564《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说张议潮“侠少奇毛，龙骧虎步。论兵讲剑，蕴习武经。得孙吴白韩之精见，见韬钤之骨髓。上明乾象，下达坤形。觏贲或（惑）而芒衰，知吐蕃之运尽。誓心归国，决意无疑。盘桓卧龙，候时而起。率貔貅之众，募敢死之师，俱怀合辙之欢，引阵云而野战。六甲运孤虚之术，三官显天一之神。吞陈平之六奇，启武侯之八阵。纵绕牛之策，破吐蕃之围。白刃交锋，横尸遍野。残烬星散，雾卷南奔。敦煌、晋昌收复已讫，时当大中二载，题笺修表，纡道驰函，上达天闻。”注曰：“沙州既破吐蕃，大中二年，遂差押牙高进达等驰表函入长安城，已献天子。”^[8] S. 788《沙州图经》：“寿昌县……右汉龙勒县，正光六年改为寿昌郡，武德二年为寿昌县，永徽六年废，乾封二年复为寿昌置（县），建中初陷吐蕃，大中二年张议潮收复。”^[9] 是证张议潮于大中二年起兵赶走吐蕃节儿收复敦煌，吐蕃瓜州驻军出兵围攻敦煌，张议潮破敌后，趁势攻克晋昌。《新唐书》、《旧唐书》之《宣宗纪》及《资治通鉴》等都记载张议潮于大中五年以瓜沙伊西甘肃等十一州地图户籍贡献唐朝廷。《新唐书·吐蕃传》记载入贡在大中四年，收复应在此之前。“始义潮阴结豪英归唐，一日，众擐甲噪州门，汉人皆助之，虏守者惊走，遂摄州事。缮甲兵，耕且战，悉复余州。以部校十辈皆操挺，内表其中，东北走天德城，防御使李丕以闻。帝嘉其忠，使使者賚诏收慰，擢义潮沙州防御使，俄号归义军，遂为节度使。”《新唐书》是将大中四年前的事混在一起一并记载。而《资治通鉴》系于大中五年：“春正月，壬戌，天德军奏摄沙州刺史张议潮来降。义潮，沙州人也，时吐蕃大乱，义潮阴结豪杰，谋自拔归唐。一旦，帅众披甲噪于州门，唐人皆应之，吐蕃守将惊走，义潮遂摄州事，奉表来降。以义潮为防御使。”^[10] 很显然，诸史在记到张议潮收复敦煌都是追记性质。故张议潮收复敦煌、晋昌的时间当以敦煌文书记载为准。

大中三年，收复甘、肃二州。张议潮收复瓜、沙二州之后，仍未